

悠悠青年湖

□汲海

青年湖落卧于老城西南一隅,是曹州城的一张名片。在我的内心,总感觉她是上帝之灯照射在鲁西南古城的一束光斑。

周末的中午,我步行至久违的青年湖畔,又一次领略她的美好。

漫步于青砖铺砌的路心,眼前是错落有致的各色景树,树下绿草如茵。一旁心形的小花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里面开着秋冬不败的花,紫红的花心被层层翠绿的叶片包裹着,格外艳丽。我以为紫红是人工描画,蹲下去用手抚摸,轻捻,这是真实的生长,天然而成。深紫色的茎秆支撑着绿叶和红花。一朵挨着一朵,相连成片,呈现出深秋中红绿的景观,令人赏心悦目。

不远处一小广场。走近,一尊铸像亮眼眼前。

这是一尊三米高铸铜全身雕像,是为明代曹州知府范

希正铸造的。范公希正,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任曹州知府,治曹二十三年,清正廉明,屡建功业。他在任期间,划方隅,定民居,立廨舍,构儒学,初设街道,七纵八横,奠定了今日菏泽老城的基础,是菏泽唯一入传《明史》的地方官吏,政绩卓著,被历代曹州人民所敬仰。

步向湖边,青年湖被汉白玉栏杆环绕着。凭栏而立,向湖中望去,一片芦苇萋萋,荷草葱绿。几处小渚点缀在湖的不同处,绿草密植其上,微风过处,轻摇身姿。

眼前,不由得浮起三十年前的青年湖景。

彼时,还在菏泽师范读书。周末午后,几位同学相伴来到青年湖边。满湖的绿叶,一眼望不到边际。翠绿的荷叶丛中,婷婷玉立的荷花,像一个个披着轻纱在湖上沐浴的仙女,含羞而立,盈盈欲滴,清香阵阵,沁人心脾。几只水鸟在湖面穿梭引鸣。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周围没有污水排入湖塘,也没有臭味飘在空中。我们在湖塘的边处游水嬉戏,心



就像要被这青绿融化,年轻的湖,还有年轻的我们一群后生。可惜,我们再无缘拥有这人间的美好。

人生没有永远的瓦尔登湖。人类在匆匆的前行中,把灵魂落在了身后。人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人与草木、鸟兽不能共生。在物欲横流的这个尘世上,多么需要天人合一,民胞物与。“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智慧,而今,曾被人们忘却。

青年湖不仅仅是一湖水,一拱桥,一座亭台和周围的殿宇,她应是曹州城的过往和将来。人们于今走在青年湖的四围,用心看,用心找,即赏目

于眼前,又记忆于过往。人来人往之中,目光交错,心便被搅起。走在仄仄的小径上,恍如穿越了历史的时空。

如今的青年湖犹如一位待嫁的少女,任由人们精心地打扮着,履袜穿彩,理弄云鬓。大约是为了印证着梦境的真实性,几个钓者挂饵抛钩,撒入绿绿的湖水中。其实,这些闲人们,并不急于钓到鱼,只是要在这湖边度过一段恬淡时光。偶尔有一尾鱼儿上钩,摇头摆尾挣扎在水面上,就相视一笑,小心翼翼地 will 将钓上来的鱼儿摘下,放入水桶。燃上一支烟,又悠悠地重新垂下了鱼钩。

折身走向小径,一位鹤发

童颜的老者迎面走来。那份儒雅,那种沉稳,让我幻觉出他年轻时的模样。或许是一位大夫,或许是一名教授。年轻时的美好已被岁月的风刀霜剑剥蚀殆尽,只留下这份睿智,和那双盛着人间烟火、万世岁月的清澈与明亮,那里有星辰大海,万水千山。

这悠悠的青年湖自造物主把她托付于曹城,已不知历经了多少个沧桑岁月,她见证了曹州城的过往,也必将见证曹州的将来,就如那位精神矍铄的老者。

时至正午,只好回返。回望青年湖,她娴静,淡然,是这座城市的灵韵,是眼睛。

丰收的季节(组诗)

□邵好学

收成 (一) 收成是用手摘下来的, 收成是用网捞上来的。	落进我记忆的酒杯, 慢慢地发酵。	猕猴桃 若是生摘硬啃, 必是满口涩酸。	历经脚踩不失节。
收成是用犁翻出来的, 收成是用刀割下来的。	柿子熟了 高高的枝头,挂满 信仰的红灯笼。	等… 是一种艺术手段。	咏蒜 不惜脱层皮, 不怕捣成泥。
收成是用犁翻出来的, 收成是用刀割下来的。	幸运的摘了去, 照亮日子和前程。	火龙果 聚集太阳的热量, 散发青春的芳香。	为给人间添味道, 惟留清辣在天地。
碾把收成碾出来了, 杈把收成挑起来了。	山楂熟了 表面一派光鲜, 内里一腔辛酸。	红薯 从不抛头露面, 埋在土层人未见。	咏姜 随着时光的皴擦, 你被耗得皱皱巴巴。
用肩把收成扛过来, 用背把收成驮过来。	苹果 葡萄说你 not 酸, 香蕉道你不甜。	霜来红颜尚未老, 拱破黄土是天。	大葱 土层埋得越深, 葱白长得越高。
所有的收成都用辛勤 和喜悦的袋子装起来。	最平淡的味道, 有最广的人缘。	咏藕 身处污泥心未染,	蘸着记忆的甜酱, 搅动生活的味道。
葡萄熟了 一串串透透的紫葡萄, 就像布谷鸟的啼叫。			

西屋的农具

□李劲科

父亲干枯的双手搓来搓去的日子 秋意就这样浓了	父亲老了 西屋堆满父亲结伴一生的农具 农具早该扔了 西屋早该拆了 父亲说犁子耙耢们要有个家 农忙前的时节 父亲会整天蹲进西屋整理农具 摇摇耢把擦拭擦拭犁铧 那根发黄的赶牛鞭一攥就是大半天	父亲用收获把辛劳隐去 然后细数春种夏耘秋收冬藏 父亲就这样一天天老去 岁月就一天天殷实一天天厚重 父亲和西屋和农具一年年丰厚 一年年成为孩子们常说常新的话题
父亲,惬意地踱来踱去 丈量着院子里的阳光 抬头望天、望高高的双层大门楼 望青红枣子咧嘴石榴一树红灯笼 最后定格在低矮的西屋里	父亲眯起眼神仰望天空的时节 是他一年里最兴奋的日子 季节一天成熟一天	如今农家收种的机械取代了人力 父亲依然亲近着堆满西屋的农具 过往的一些日子里 我绝不再怀疑父亲的那句老话 我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 这是农家一句朴素的真理

四张白馍票

□陈奇

馍票,顾名思义,是买馍买饭专用的票据。在20世纪生活最为困难的五六十年代,馍票简直太重要了。回忆这段历史,1954年出生的我,于1967年在更加贫困的黄河滩区读初中时,对馍票的认识和感情也就更加刻骨铭心。

四张白馍票这个故事,至今已过半个多世纪,却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那是1968年春,我上初三。乡下生活虽比前些年有所好转,可学校周边的老百姓仍在不同程度地挨饿。学校司务处收到学生从家里捎来的高粱面、地瓜面,过秤交到伙房后,分别发给由黑黄色和土黄色两种纸张印刷的和其馍的颜色相似的黑馍票和地瓜面馍票。家庭条件好一些的同学,能吃上高粱面的黑馍。而家庭更加困难的学生,囊中基本上就是清一色的地瓜干面馍票。我,就是属于更困难的“地瓜一族”。可就连这种馍还不能多吃,我中午吃两个地瓜面窝窝再喝一碗白水煮白菜,撑不到下午下课就饿得心慌坐不住了。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伙房的教师售饭窗口里还是有些白馍的。这些白面馍的馍票,是用白色的纸张印刷的,很夺人眼球。有谁能想到,我作为“地瓜一族”,在初三临毕业前竟有四张白馍票。当时我由于严重营养不良,患上贫血症,面如土色。在学校附近村上居住的姥娘得知后,弄到三斤白面给我送到学校,交给伙房换了三斤白馍票,我如获至宝,坚持每周吃一个白馍解解馋。最后还剩下4个白馍票,就舍不得吃了。可就在一次学生排队买饭

时,排在我身后的岳彩香发现我一叠地瓜面馍票中竟夹有白馍票,对我张口就说:“陈奇,我太想吃个白馍了。你借给我一张行吗?”我听了不禁一怔,虽恋恋不舍,还是取出一张递给他。然而,他接过白馍票看到我还有三张,竟又说:“陈奇,你既然借了,那就再借给我一张,让我一次吃两个白面卷子过过瘾吧。”我虽极不情愿,可还是又抽出一张递给了他。

饭后,我仍然是半饥不饱的,就到校区操场上闲逛。我无意中看到校外的田野里有一个老人在放羊,看其面孔有些熟悉,再定睛一看,正是我姥娘的亲弟弟,我的舅姥爷。看到舅姥爷,我的心一下子绷紧了,他老人家过得更加艰难。因其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旧政府邮电局供过职,在“文革”中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在城市里居住的舅姥娘,怕受到牵连,不得不与他断绝了夫妻关系等一切联系。为此,我姥娘更加关心疼爱这个苦命的弟弟。平常母亲送给姥娘一点好吃的东西,她总是悄悄吃一半留下一半,瞒着母亲送给舅姥爷……

我直奔伙房,把剩下的两张白馍票毫不犹豫地取出来,买了两个热乎乎的白面卷子。当我将其送到舅姥爷手里时,他看着我同样是饥黄面瘦、缺乏营养的样子,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外甥,你还挨饿舍不得吃,这怎么行!”

“甬说了,舅姥爷,你快趁热吃了吧,我回学校上课了!”

说着,我再次翻越校沟,跨过篮球场。再回头望时,见本来就憨厚老实木讷的舅姥爷,此时,双手捧着馍,像一尊雕塑似的仍在呆呆地望着我……